

厭魅の如き憑くもの

「刀城言耶」系列

01

厭魅

附体之物



七曜文库

三津田信三

MITSUUDA SHINZO

行楽欣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厌魅·附体之物

何奕欣 译

MAJIMONO NO GOTOKI TSUKUMONO by Shinzo Mitsuda
Copyright © 2006 Shinzo Mitsu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Har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4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厌魅·附体之物 / (日) 三津田信三著；何奕欣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6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5220-6

I. ①厌… II. ①三…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6721号

厌魅·附体之物

作 者 [日]三津田信三
译 者 何奕欣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5220-6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首先，请允许我就拙作得以在中国大陆翻译、印行一事，向出版方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致谢。万分感谢大家的促成！

接下来呢，我想按照小说的系列，为首次阅读拙作的中国读者做一下简单介绍。各位读者参考以下内容后，若能进而阅读本人的其余作品，那真是不胜荣幸。

作家三部曲

该系列以作者自身（三津田信三）为叙述者，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实际存在的人物在文中多有登场，具有非常强烈的超小说（Meta Fiction）性质。

《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和《作者不详·推理小说家的读本》以及《蛇棺葬》、《百蛇堂》合称“作家三部曲”。（《蛇棺葬》跟《百蛇堂》算是一本。）三部曲主题各异，《忌馆》是怪奇小说，《作者不详》是侦探小说，《蛇棺葬》与《百蛇堂》则是怪谈。另有番外篇《避难所·杀人告终》。

刀城言耶系列

该系列将时代背景设为昭和二十至三十年间，以日本乡镇为舞台，由怪奇幻想作家刀城言耶担当侦探角色，力求达到民俗学恐怖小说与本格侦探小说的融合。

长篇有《厌魅·附体之物》、《凶鸟·忌讳之物》、《首无·作祟之物》、《山魔·嗤笑之物》、《水魍·沉没之物》，短篇集则有《密室·自闭之物》。

家系列

除了“以暗藏隐情的家为舞台”这一共通主旨，该系列没有共同的主人公，各作品之间完全独立。该系列作品的内容属于恐怖小说的范畴，但也融入了侦探小说的一定要素。

具体作品包括《祸家》、《凶宅》和最新作品《灾园》。

死相学侦探系列

该系列由拥有观测人类死相能力的弦矢俊一郎担当侦探角色，他力图解开委托人显露的死相之谜，并救其逃生。

现有长篇《十三之咒》、《四隅之魔》和《六盅之躯》。

Slasher 系列

谜一般的杀人狂一个接一个地残杀登场人物——就像恐怖片里的情节一样。

该系列的作品将会是相互独立的形态，虽然暂时只有《Slasher 废园杀人事件》这一部作品。

非系列短篇集

目前出版的只有一部怪奇短篇集《赫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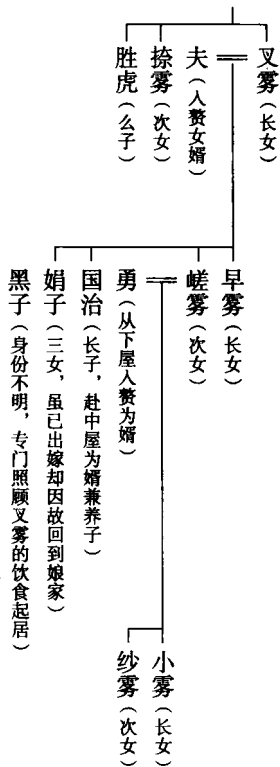
今后，我打算以“刀城言耶系列”为中心，继续各系列的创作。（眼下只有“作家三部曲”尘埃落定，宣告完结，所以不会再撰写了。）而且，我很想挑战新的题材和新的作品。

最后，我要对拿起本书的所有读者敬上由衷谢意。希望阅读本书能使大家愉悦，哪怕这愉悦感只是些微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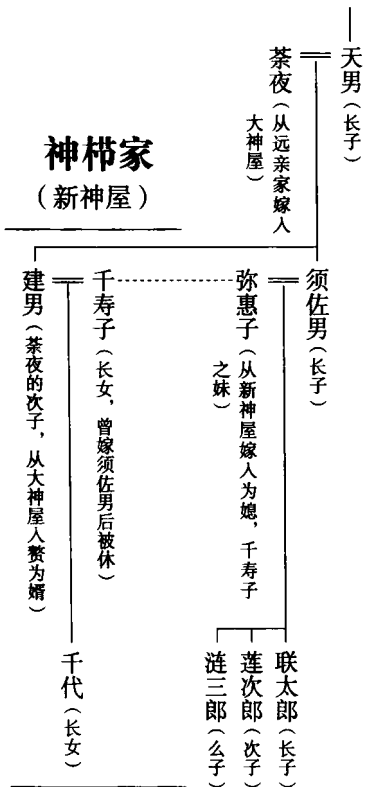
三津田信三

诃呀治家和神栳家的谱系图

诃呀治家 (上屋)



神栳家 (大神屋)



其他相关人物

- 小佐野膳德 (山伏)
- 泰然 (妙远寺住持)
- 大垣 (神栳村的赤脚医生)
- 当麻谷 (爬坂村的医生)
- 楯肋 (爬坂村常驻警员)
- 芜 (时常出入大神屋的手艺人, 遭遇神隐)
- 静枝 (下屋某从户家的孩子, 遭遇神隐)
- 刀城言耶 (志怪幻想小说作家, 东城雅哉之本名)
- 间美山犹稔 (民间民俗学者)

前 言

此稿尘封多年，有缘翻阅它者会是昭和^①几年的哪般人物——兴许此时年号也已变更——在下自是无从知晓。如此想来，或许当改用西历的“公元几年”方才合适。

不过，反观后文所描述的那个极端殊异的世界，恐怕读者也会不免茫然——这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事？在下为何有意隐瞒年代，如蒙读者不弃、随文深入，相信答案自会渐渐分明。另外，倘若遍及全国的村镇合并之洪流尚未将某一地域的名讳彻底湮灭，那么在下无意刊出此稿的良苦用心，想必多少也会得到读者的理解了吧。

在下既有心将此稿改编成小说，则对其施以处理实属理所应当，倒也未曾犹豫再三。但如何整理那次事件的脉络却着实令我费尽心思。本人的取材笔记、相关人员的日记、医师的业务日志以及事后整理的多份记述，诸如此类的材料虽

^① 明治时代的日本年号，昭和元年相当于公元1926年。

已齐备，但究竟该以何种形式将其拼凑、缝合，以彰显故事的魅力，在下辗转思索，实非“苦恼”二字所能言表。

因在下身处事件旋涡，调查所获的来龙去脉亦不在少数，起初曾想不如就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述。然而，一旦选定这个视角，便只得描绘我一人的见闻，难以真实再现诸多诡异离奇之境遇；遂又试用第三人称，想借万能神明的视角，以旁观者的姿态娓娓道来。这样一来，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无论谁人心中所思所想，皆可信手拈来。

但是，若以神明的视角造文，又怎能将此秽物作祟般诡异至极的气氛尽数传达给读者知晓？我至此方始醒悟，想要再现当事者日记、口述所酿造的鲜活生动，全凭在下一己之词是断然办不到的。

神神栳村——

仅仅将此声韵独特的村名绕于舌尖，将此特征显著的文字移入视线，在下至今仍会战栗不已。怕是因为，在下听闻纱雾、涟三郎、千代等当事者亲述其梦魇般的恐怖经历在先，又深入事件、亲历诸多诡怪的异事在后，故而怨气缠身，挥之不去了吧。

附灵血统^①之筱呀治家与非附灵血统之神栳家，这两户村内芥蒂甚深的世家；如同遭遇神隐^②一般，于极端离奇的状况

① 附灵物筋，容易被附体的体质，即巫女等神职者所需要的体质，亦译“附体族”。因能附体者通常为各种人、神、鬼怪、动物乃至神秘莫测之物的灵，且此灵力通常血脉相承，此处遂译作“附灵血统”。

② 被神怪隐藏起来，受其招待或遭诱拐、强掳，从人类社会凭空消失、行踪不明。远古的人们往往以“神隐”来解释那些不可能的失踪现象。

下失踪的孩童；庆幸孙女于巫神仪式中亡故，而后化作山神的老妪；因窥见生灵而惨遭附体，继而身患重病的少女；流传着灰魅出游的恐怖传闻的村民；惴惴不安于亡姐复生而复生的妹妹；误闯忌讳之深山，而邂逅恐怖体验的少年；被诡异莫测之某物尾随的妙龄巫女……

再加上在下于难以言喻之无端状况下遭遇的种种谜团，怪死事件的接踵而至，更令这些谜团浸满了不寒而栗之色……

不怕读者笑话，将上述事件咀嚼消化、织成脉络通畅的故事这件工程，在提笔时几乎将在下逼得穷途末路。

手足无措、冥思苦想，终得灵光一现——若能活用辛苦搜得的各方资料、不足处辅以小说化的写作，如此混合搭配，或可一举数得。另外，考虑到日记、笔录中常有未经修饰而说明不周或是言语冒犯、影响不良的地方，文中多处已由在下执笔修正——且某几处修幅较大。若因这些调整致使某些文字原味欠损，在下唯有致歉，尚望读者莫怪。

在下此刻奋笔疾书，村中相识者的音容姿态亦在脑海一一浮现。倘因整理原稿的需要，不得已与众人再会，虽然也很值得期待，但思及当年连连发生的怪异事件，唯恐再兴体验，真是满心惶恐，恨不能就此搁笔。

这故事究竟能否终稿成文，在下此刻仍是不得而知。只因某物未必不再伺机而动……

东城雅哉 即刀城言耶

昭和某年阴历三月

壹 巫神堂

一度变得面无表情的千代的脸，转眼又回
复了极度的扭曲。暗淡的烛光照射下，那
隐隐浮现的扭曲面孔，竟怎么看都不像是
一张人类的脸。

佛堂的暗谧中，两点了无生气的橙色烛焰幽幽浮现。若是哪个无知村民在堂外回廊上透过门缝窥见了这两点幽光，误以为迎上了鬼魅的厉目而魂飞魄散，怕也不是为奇。那些插在祈愿室的蜡烛，在燃亮之初总是散发着极其晦暗的光，让人忍不住毛骨悚然。不过，在这个神神栉村里，胆敢好事偷窥这佛堂兼祈愿室的诃呀治家“巫神堂”的大逆不道之徒，想来也并不存在吧。

此刻正值日暮，野外已有几分鬼气缭绕，但太阳之神的恩惠依然一丝不苟地普照着世间。尽管如此，巫神堂却似一个异界，仿佛厌恶哪怕一丝的光明般紧闭着门窗。拜是所赐，祈愿室里被提前宣布了黑夜的降临。也许，任谁都无法想象，这片仅凭木石遮蔽而成的人造暗房，竟能有如夜半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山，充斥着密不透风的暗与静。不，即便是那渐渐笼罩了大自然的暗，也不能与这里的暗相提并论——只因这

凄窄的檐下盘踞着整片的夜，早已浓得化不开了。此刻，烛焰的幽光轻轻掀开了暗纱。然而，本应是驱散黑暗的光明，在这里却全不是这么回事，那虚弱的光亮怎么看都不过是黑暗的附属品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微弱的烛焰渐渐高涨，起先只是照亮了祭坛两侧烛台上的烛身，最后终于勉强照出了祭坛中央供奉着的喀喀悉大人^①跟前、诚惶诚恐地背向山神、俯首正坐着的纱雾的柔弱身影。

如每年三月三日上屋华丽的雏坛^②般精心摆设着的巫神堂祭坛，其阶梯式的造型风格酷似女儿节的装饰，正中部却郑重地制作有一个凹陷，那便是喀喀悉大人的位席。因而在拜访此间的人们看来，祭坛犹如一座劈开两半的神山，喀喀悉大人则是从神山正中赫然现身的。

而在压迫感如此强大的山神大人跟前，不得不担负起锄呀治家上屋凭座^③一职的纱雾，益发显得渺小软弱。

① カカシ，神神栲村信奉着的山神，读音跟“藁山子”（稻草人）相同。旧时的日本人相信稻草人里寄宿着或善或恶的“灵”，也有传说认为“藁山子”是个不能自由行动却知晓世间万物的田神兼山神。但是，神神栲村山神的来历远不止如此，加之年代久远，无法用简单的汉字涵盖，故作者仅以片假名“カカシ”标示读音，译者亦随之音译。

② 日本的女儿节（每年三月三日）别名“雏祭”，“雏”是纯洁、小巧、可爱之意，“雏坛”则是女儿节上装饰着精致人偶的一种阶梯式展示台，最上层摆放着王族的人偶，越往下层身份越低，靠下层的人偶有时也会售卖。华丽的雏坛寄托着人们希望女儿无病无灾、平安成长的祈愿。

③ 巫女通过咒语、仪式召唤神、灵、鬼魅等物，且使之依附到凭座身上，以此告知真相、宣讲旨意。所以凭座既是巫女，又是灵媒。日语的“凭”就有“依附”之意，所以“附体”又称“凭依”。

“阿卑罗吽欠娑婆诃……”^①

叉雾巫女面对着孙女^②纱雾，一面跪坐在镶木地板上呈敬拜状，一面专注地念诵着凭座仪式的咒文。她的声音已然没了年轻时的力度，却依然保留着非凡的气势，似从腹腔深处渗出的低吟，在黑暗中久久回荡。念诵末了，咒文的句尾如被吸进暗湍般倏然消泯。她慢慢抬起头来，恭敬而不失沉稳地又行了一次敬拜礼，同时以锐利的目光审度着纱雾的表现。孙女究竟能否尽到一名凭座的职责，她试图在一次又一次观察中得到确认。是否她正感到，相比作为巫女抑或凭座都尚显稚嫩的、九岁起的一两年间，纱雾最近的状态反而更为令人不安？此刻，祖母凝视着孙女，犹如探寻答案一般，目光极其犀利。要知道，假如只是症状较轻的邪魅作祟，仅凭她巫女一人尚可驱除，然而一旦遇到诸如道行高深的邪灵附体之类的事件，凭座的存在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在求神祈愿和拔除邪附方面，叉雾巫女与纱雾凭座这对神职组合在村里向来深受好评。倘若御陀宣^③所言确切，则更是皆大欢喜。只不过，虔诚的赞誉之词背后，多少也潜藏着“上

① 咒语，原文用片假名，系梵文音译。此句应是佛教中密教胎藏界大日如来之真言，涵摄地、水、火、风、空五轮，助修行称念者成就一切法。

② 按照中国的辈分称呼，本应译为“外孙女”，但拥有附灵血统的碓呀治家显然是由灵力强大的女性主导，所以女子才是嫡系，若加了“外”字反而跟角色的定位不符，故译作“孙女”。

③ 日本旧时民间一种寻神问灵的仪式，通常由巫女等神职人员临时充当依附，让保佑村庄的神灵借她们的口，预言一年中的灾喜祸福、告知除病消灾之法，又或让附身的各种灵与人对话，以驱除邪患。

屋的喀喀悉大人和生灵们^①平日便在四处徘徊，耳闻目睹着村中发生的一切”这种观念造就的畏惧心理。把“灵验”呀、“大恩大德”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心照不宣的却是不愿与上屋为敌的警醒，村人们的思虑终究一言难尽。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年来，纱雾作为凭座的表现开始出现各种瑕疵，而叉雾巫女身体不适的情况又日渐增多，致使祖孙二人的神职组合较之往日黯然失色。尤其是历来事无巨细一律全权掌控的巫女身抱异样，这一变化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及的。

叉雾巫女的容姿看上去比她七十几岁的实际年龄还要老上几分。虽说人这种生物，一旦上了年纪就难免老态毕露，然而不知为何，她的脸上似乎还隐藏着岁月痕迹之外的另一种变化。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怪异面相，就像是当一个人完成了由孩童长大成人继而步入垂暮的转变以后，竟还有可能蜕变成另外一番模样——而此刻，这种蜕变正在马不停蹄地孕育之中。再从遗传角度看，叉雾的女儿嵯雾虽已青春不再，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孙女纱雾也继承了母亲的俏丽姿容，正如花蕾含苞待放。诃呀治家本是一个女子美貌代代相传的古老家族，这就更为老迈巫女的变容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回响于堂内的咒文一旦停止，祈愿室里顿时鸦雀无声，那短暂的停歇仿佛是在等待着寂静将整间屋子弥漫。

^①日本民间信仰中的一种灵，与“死灵”相对，指因向往、怨恨、嫉妒等执念导致活人灵魂出窍而成的存在，与其人同一样貌，且为肉眼可见。

“奴婢打扰了……”

从祭坛看去斜右手方向的黑暗中，透过也许是直通回廊的那扇门，一个因怯懦而略显含糊的声音从外头传了进来。然后，随着木板门被慢慢拉开的声音，豁然展开的长方形橙色光界中，一个人影不期而现。

“奴婢来带小姐……”

人影慌忙行了个礼，正要继续解释下去——

“哪里来的蠢货！”

一声并不张扬却饱含怒气的叱责，如一阵嘶哑的雷鸣，响彻了佛堂。

“不可让日光流入堂内，要老身说几遍才能记住？还不快把门合上！”

叉雾巫女没有回头，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违逆的威严。

“奴、奴婢知罪。”

从新神屋来的婢女梅子被吓得两腿一软跪倒在地，一个劲地往门槛上磕着头。

“都、都怪奴婢没看紧，小、小姐从等候室里走开了……”

不解世故的婢女依旧慌不择言地为自己开脱着，一旁的不知是谁已经眼明手快地合上门板，将梅子惶恐失措的声音挡在了堂外。

“不可救药的东西……”

再次为密不透风的暗谧所充斥的巫神堂里，落下了巫女略显烦躁的嘟囔声。方才念诵咒文时，她应已察觉到堂外的

骚动。但她丝毫不为所动，只是眉头紧锁着板起了脸。

就在这时，似乎有什么人拉开了“等候室”的门。

在延伸自上房的回廊所连接的巫神堂入口西侧，辟有一个叫做“等候室”的房间。那些前来祈愿或是请求祛除邪附的人们，便是在这个房间里等待一切准备妥当再被传唤的。为了更好地实现“等候”功能，房间被设计得能直接通往回廊和巫神堂等各处。

现在，从等候室通往巫神堂内部的那扇门被拉开了。

“贸然闯入，请恕晚辈无礼。”

一个显然是教养良好，但多少给人以强势之感的声音，从等候室方向传了过来。

尽管门口漆黑一片，看不清说话人的模样，但从声音判断，那确乎是新神屋的神栴干寿子无疑。叉雾巫女似乎也在瞬间意识到这一点，脸上闪过一丝讶然。

“小女这次的状况异于往常，绝非我这个当母亲的小题大做，实在已经相当棘手了。所以请您无论如何宽恕晚辈的无礼，允许晚辈当面向您说明吧。”

此刻，干寿子就跪在等候室通往“祛邪区”的中间地带，似乎正双手贴地恭恭敬敬地行着叩拜礼。如果仅是下人梅子低声下气地恳求倒也没什么，但虽说是分家^①也毕竟是神栴家

① 并非由嫡长继承的直系家族。日本不少地区直到近代仍保留着嫡长制度，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家族，其他子嗣则只能分立出去作为支系或入赘别家，虽保留姓氏，地位的差别却很明显。

的少奶奶亲自求见，就不好一再冷言回绝了。叉雾巫女或许正是这样想着，终于扭过了她至今为止纹丝不动的头颅。只不过，她的身子还是对着祭坛，仅仅是把脸转向了右手边斜后方，身为巫女的自尊心之甚由此可见。

“请进来吧，到里边说话。”

千寿子的女儿千代被邪魅附体，这早不是什么稀奇事了。从她十一二岁开始到十七岁的今时今日，叉雾巫女已不知为她操办了多少场被除邪附的仪式。只是近一年来巫女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才把驱邪的主要职责都交给了神神栳神社的神官神栳建男。而此人正是千代的父亲。

供奉着喀喀悉大人的祭坛所在的，同时也是巫女和凭座所在的“敬拜区”，与那些被唤作“求祓人”的身患邪附之人和陪同者们置身的“被邪区”之间，仅由地板的高低落差和一道竹帘以示分隔。像是看见千寿子已在竹帘另一边落座似的，巫女不慌不忙地问起话来。

“建男大人，治得如何？”

重又面对着祭坛的她，只为新神屋的少奶奶留了一个背影。

“是这样子……只有这一次，我那当家的说‘这个驱不了’，语气甚是软弱……让您见笑了……”

千寿子的声音里渗透着浓浓的困惑，再加上现任丈夫无力拯救女儿致使她不得不涉足此地的屈辱感，恍惚间她竟然有些口齿不清了。

这位新神屋的少奶奶之所以会讨厌在诶呀治家——尤其